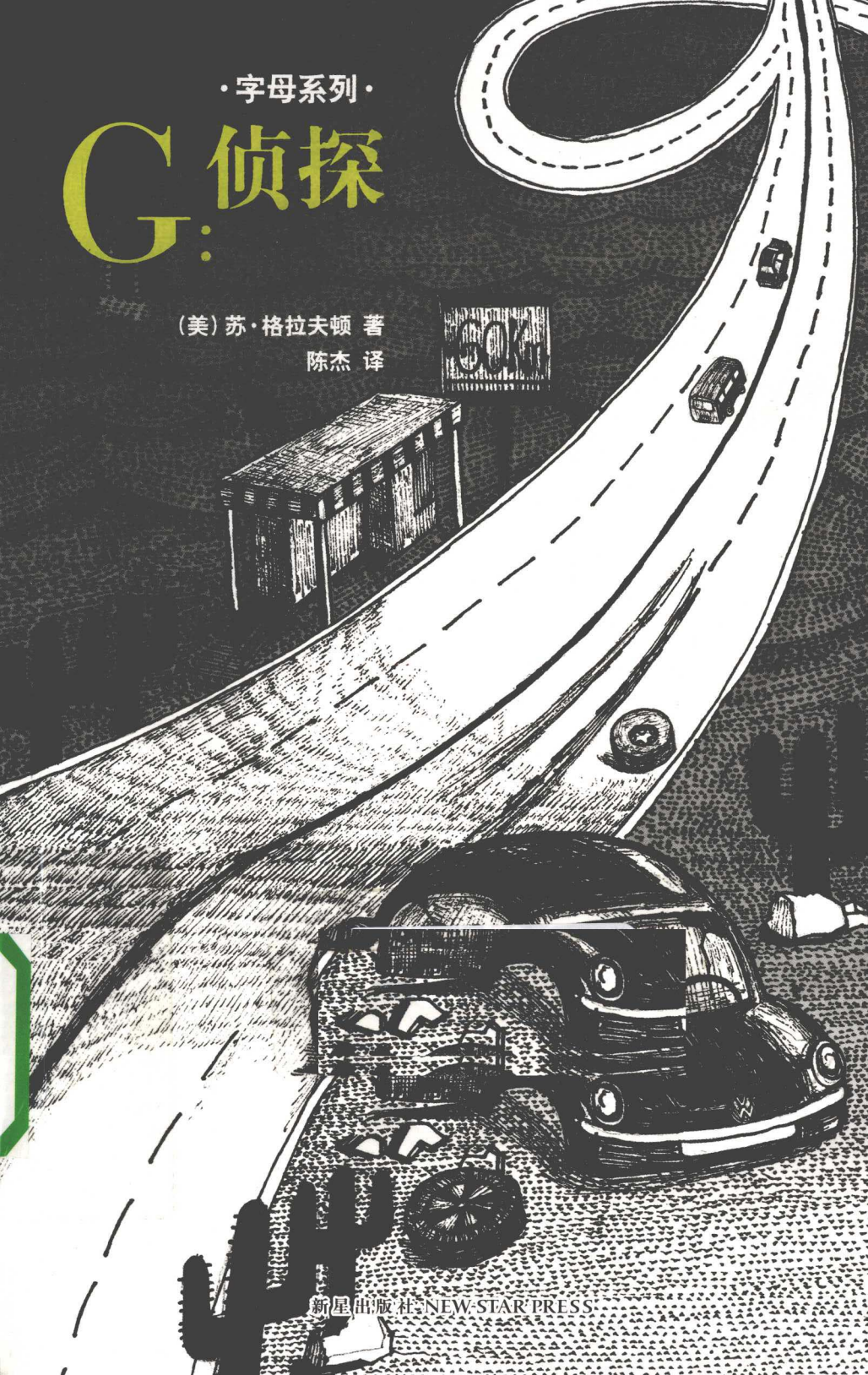


·字母系列·

G: 侦探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陈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G: 侦探

"G" is for Gumshoe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陈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G: 侦探 / (美) 格拉夫顿著; 陈杰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33-0190-9

I. ①G… II. ①格…②陈…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18943号

G IS FOR GUMSHOE

By Sue Grafton

Copyright © 1990 by Sue Graft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ew Star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9733



G: 侦探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陈杰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wei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173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一版 2011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90-9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五月五日这天发生了三件事情。这天不仅是加利福尼亚独立日^①，同时还是我快乐的生日——如果忽略我已经三十三岁这个事实的话，三十二岁生日以后的十二个月现在想起来是那么的冗长而又暗无天日。这一天发生的三件事如下所列：

1. 居所的重建工程全部完成，我可以搬回去住了。
2. 克莱德·格什夫人雇我把她的母亲从莫哈韦沙漠^②带回来。
3. 我的名字在蒂罗尼·帕蒂的暗杀名单上位居前列。

必须先声明一下，这三起事件并没有按照每件事的重要程度来排列，而是我根据解释这些事情的难易程度划分的。

^①加利福尼亚独立日，相传很久以前的这一天，墨西哥人赶走了法国侵略者。

^②莫哈韦沙漠 (Mojave Desert)，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西南部。

先作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金西·米尔虹。职业是私家侦探，持有加州政府颁发的行业执照。现年三十三岁，女性，体重约为一百一十八磅，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有一头浓密的黑色直发。我以前一直留短发，最近一时兴起留起了长发，只是想看看自己留长发会是什么样子。通常每隔六周左右，我会用指甲剪修剪一下自己乱蓬蓬的头发，因为我没有钱支付理发店一次二十八美元的理发费用。我有一双浅褐色的眼眸，鼻子骨折过两次，但我觉得这点瑕疵并没有妨碍鼻子正常发挥它所具有的呼吸功能。如果要我给自己的外表打分的话，我一定会茫然不知所措。还有一点顺带提一下，我平时很少化妆，因此通常会把起床时的模样保持一整天。

两年以来，我一直租住在房东亨利·皮茨用单车位车库改建的一间小套房里。这个地方虽然其貌不扬，却非常舒适。自从新年发生了那场爆炸后，我的小套房被炸了个粉碎，因此亨利便让我暂住在他的公寓里。房东亨利已经八十二岁了，待人非常和善。在我住所重建期间，他提议我搬到他家的那间小卧室里。一般说来，房屋建造所花费的成本总要比预算高出近两倍，所耗费的时间有时甚至 would 达到原计划的四倍。因此，公寓耗时五个月才最终重建完成，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对改建后的居所感到不自在是因为我并不认同亨利描绘的重建工程图以及内部的装潢设计。当重建方案最终被市政厅批准后，他几乎要乐疯了。我担心，当我看到重建后的屋子时，是否会不经意地在他面前流露出失望的神情。虽然我天生善于说谎，但一般并不愿意隐藏自己的感受。不过，何必那么较真呢？正如我千百次告诫自己的那样，这是他的房子，他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每个月他只收我两百美元的租金，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周二早晨我六点就醒了，一骨碌便翻下了床，然后利落地套上了

跑步装。我刷了牙，泼点水在脸上，草草做了一下腿部的伸展运动，之后便出了亨利家的后门。在圣特雷萨，五六月间的清晨总是笼罩在一层雾气之中，天色阴暗，给人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听收音机的时候，一旁的电视机总会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噪声。冬天，这里的海滩显得光秃秃的，秋天季风带来的海浪卷走了岸上的细沙，只剩下几块巨大的圆石突兀地竖立在那里。今年的三月和四月阴雨不断，不过在进入五月，天气就转好了。白天晴空万里，气候宜人，春季海潮的变向又把沙石带回了海滩。一到阵亡将士纪念日^①，这里的海滩就会被城里来的游客填满，如此盛况一直要持续到劳动节^②才会告一段落。

今天清晨海滩的风景蔚为壮观，天上的云带起初呈深灰色，随着太阳的升起，云层在晨曦的映照下开始慢慢转成玫瑰色。晚间泛起的潮汐已经开始消退，在银色天空的映衬下，地平线仿佛在海滩上触手可及。圣特雷萨这个地方绿树成荫，空气中弥漫着桉树和草坪刚刚修整过的青草气息。我慢跑了三英里，三十分钟以后回到家，正赶上亨利一边哼唱着生日快乐歌，一边把肉桂卷从烤箱中取出来。我不喜欢哼歌，况且亨利哼歌还总走调，因此我只能对他的这种雅趣报以苦笑了。我冲完澡，穿上牛仔裤和T恤，套上网球鞋，然后走出浴室，亨利早已等候在门口。他递给我一个系着彩带的首饰盒。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把黄铜打制的新钥匙，显然这是我新房子的钥匙。亨利有时像个孩子，此刻他那清瘦的脸上就露出了孩子般害羞的笑容，皱纹都堆在一起了，淡蓝色的眼眸中甚至还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跟着他穿过后门，通过庭院里的石板路，迈步走向前门旁修葺一新的公寓

①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的法定假日，每个州略有不同，一般在五月三十日前后。

②美国的劳动节是九月第一个星期一。

房间。

房间的外部装饰我已经领教过了——它的四角被奶白色的双层水泥包成圆角，极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流行的艺术装饰风格^①。朝外两侧的墙面装了几扇手摇式窗户，室外还弄了一些花草，这些活儿都是亨利自己干的。说句实话，重建后的房间外貌一点也不合我的口味，但我决定就这样凑合着过了，因为亨利为了迎合我的喜好已经费尽了心思。

我们俩在房间外面站了几分钟，先打量了一下公寓的整体效果。亨利趁着这个当口一直在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他和市政计划署以及建筑审查委员会争论的细节。我非常清楚他在此时谈论这些事情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在我没看到室内装潢之前增加一些悬念。但事实上，我之所以流露出急切的神情是因为想早一点让这整件事结束。最后，他终于允许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那个中间嵌有一个观察孔的房门。我并不知道亨利把房间弄成什么样，因此尽量让自己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但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大吃一惊，瞠目结舌。房间乍看上去像个船舱，四壁贴着打磨得异常光滑的柚木和橡木，上面整齐地钉了几排书架和文件架。小厨房依然和原先一样设置在房间的右侧，厨房里配备了小型的灶具和冰箱，另外亨利还添加了原先没有的微波炉和垃圾处理器。厨房门口的夹道上还塞了个烘干机，小浴室则设在夹道的尽头。

在生活区，窗台下嵌着个小沙发，沙发和旁边两把宝蓝色的帆布椅在房间里形成了一个“洽谈区”。亨利快速地把沙发拉开，向我展示如何把沙发变成一张舒适的床铺。房间呈正方形，边长约十五英尺。

^①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萧条前美国流行的复古装饰风格，在材料上使用简约大胆的设计，如橡胶和玻璃。

亨利还在屋里搭建了一个睡觉的小阁楼，我可以从竖立在先前储藏间位置的回旋扶梯登上去。过去，我常常盖着一条毯子裸睡在躺椅上，现在我终于拥有自己的卧室了。

我爬上阁楼，惊讶地看着阁楼上的平板床和床下的抽屉。床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一根圆轴贯穿屋顶，阳光能透过屋顶中央明亮的有机玻璃直射到蓝白色的被面上。透过阁楼一侧的窗户我看见了大海，而另一面则是连绵的群山。阁楼靠墙的一侧安放了一组杉木质地的宽阔壁橱，里面有一根挂衣服横竿、一排置物钩、一个鞋架，还自下而上叠放着几个抽屉。

阁楼边有扇门直通浴室，亨利在下沉式浴缸里为我配备了一个内置式淋浴头。浴缸边有扇小窗，推开窗户，眼前便是一排绿树，在树顶上洗澡是多么悠闲惬意啊！极目远眺，云层像气泡一样堆积在海上。毛巾和浴室的地毯都是宝蓝色的，就连黄铜梳洗台边白色瓷盘上的肥皂块，亨利也买了蓝色的。

参观完新屋后，我转过身看着亨利，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亨利看到我哽咽的模样禁不住大笑起来，手指不知所措地抓挠着身体，为能得到我的赞许而兴奋不已。我将前额抵在亨利的胸前，强忍住感动的泪水。亨利笨拙地拍着我的后背。再也无法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朋友了。

稍后，亨利离开了，让我独自享受这个小屋。我打开所有的橱柜和抽屉细细地检查了一番。沐浴着树木带来的淡淡幽香，聆听着微风触动橡木发出的颤音，我只用了十五分钟就把所有的个人物品都整理好了。五个月前，在那场把我的原住地摧毁的浩劫中，我的大部分财物和房间一起付之一炬了，只有几件外套、一件我喜欢的多功能大衣和亨利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一盆蕨类植物幸存下来，其他所有的东

西都被黑色火药、炸裂的弹头和火炮碎片焚毁了。后来我只用申报的保险金增添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牛仔裤和连衣裤，其余的钱都被我放进了存折，去赚取一些微薄的利息。

八点四十五分，我锁上房门，去后面跟亨利又道了声谢，然后和他挥手作别。我驾着车，十多分钟就到了城里的办公室。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安心地待在家里，像等待远航的水手一样偶尔来上一次美妙的海上旅程。但眼下我还有一沓账单要付，有几个电话要回，我必须工作。

我忽略了记事簿上的几个小事项，然后为正在进行的两桩调查的委托人打印了发票。记事簿上的最后一条信息来自昨晚电话答录机上的一则留言，留言者是一位名叫克莱德·格什的夫人，她希望我能在方便时给她打个电话。我拨了号码，另一只手顺便拿过一沓便条纸，电话铃响了两声以后，有个女人拿起了电话。

“格什太太吗？”

“是我。”话筒中的声音充满戒备，好像我是那种打着为慈善事业募集善款的幌子诈取钱财的骗子一样。

“我是金西·米尔虹，昨晚你给我打过电话。”

片刻的冷场后，她好像想起了我是谁：“哦，没错。米尔虹小姐，感谢你这么快就给我回电话。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但我不会开车，平时也不大离开家，今天你有没有空到我家来一趟？”

“没问题。”我说。随后，她把地址报给我。记事簿上没有什么其他事情需要处理，因此我告诉她一小时之内我就能到她家。虽然从格什太太的语气中可以断定她想和我商讨的并非什么紧急事务，但生意毕竟是生意，多一桩总比少一桩要好。

* * *

格什夫人给我的地址离我位于小镇中央的办公室并不远。一条绿树成荫的老街旁，整齐地排列着两排独户住宅。街两旁种植的密密麻麻的灌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修剪了，交错纠缠成一堵几乎不可穿透的墙，坐在车里根本看不到房屋的外观。我把车停在街边，信步走过一扇吱嘎作响的铁门，眼前的楼房已经破败不堪，楼顶上双层的灰绿色木瓦与一旁差不多等高的梧桐树相映成趣。我走过一段铺着浅灰色地板的门廊，两旁的墙壁好像刚粉刷不久，还散发着一股油漆味。门廊尽头的木栅门开着，我径直穿过木栅栏，走到前门，按下门铃，然后仔细地端详着这幢小楼。这幢楼大约建造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外观并不是很漂亮，但符合当时中产阶级的理念：舒适、内敛——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房子也价值不菲，虽然必须经过重新装修才适合居住，但它的售价依然能维持在五十万美元以上。

一个非常肥胖的黑人妇女把我迎了进去，我注意到她身穿一件金黄色制服，衣领和袖口都是白色的。“格什太太正在楼上的阳台上休息。”她指着面前的楼梯向我示意。说完她便退下了，显然，她确信我不会揣起边桌上的那些雕花玻璃小摆件不告而别。

我环顾了一下起居室：宽阔的砖制壁炉旁有一个装着铅条玻璃门的内嵌式书架，羊毛地毯上的粗毛已经被踩得发白，四周墙壁的下半部分贴了一层奶白色的壁板，上半部分的墙纸则一直延伸到屋顶。仰头望去，几丛倒置的野花悬挂在天花板下方。房间非常阴暗，靠着一盏台灯的光亮我才能看清其中的布置。整幢房子都沉浸在静谧之中，空气中弥漫着花椰菜和咖喱的香味。

我登上楼梯。抵达第一层平台的时候，我看见平台的另一端有一段扶梯可以下到厨房，水壶正在锅灶上冒着蒸汽。接我进屋的女佣正

站在灶台前切着香菜。仿佛是觉察到了我的目光，她转过身来茫然地看着我。我挪开步，继续向楼上走去。

楼梯的顶端有一扇打开的纱门，门外宽阔的屋顶平台上放置着一排整齐的花架，里面满是亮粉色和橘黄色的天竺葵。这里非常安静，时不时会从两个街区以外的城区主干道上传来隐约的汽车声。格什太太舒展地躺在躺椅上，膝头随意地搭着一条围毯。她也许已经吸足了户外的新鲜空气，正等待着生活顾问提供健身服务的咨询建议呢！此刻，她正闭着眼睛，膝盖上合着一本朱迪思·克兰茨^①的爱情小说。柳树的枝条垂挂在天台的一角，阳光从枝叶的缝隙中照射下来，在地面上留下一个个斑驳的光斑。

尽管今天气候温和，但徐徐而来的阵阵微风还是让人感觉到些许寒意。眼前这个女人身材纤细，脸色惨白，乍看上去仿佛是一个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妇人，长期与形形色色的因焦虑、痛苦、毒瘾而幽闭在疗养院中的病人住在一起而变得憔悴不堪。或许她压根就是个性格冷淡者吧。她那淡黄色的头发非常稀疏，而且显然已经被漂白过了。唇上鲜红色的口红使她的嘴巴显得比实际更宽，指甲修剪得非常短，而且打磨得极为光亮，还涂上了一层红色的指甲油。她的眉毛是珍·哈洛^②式的，眉毛的中间段向上弯曲，因此她看人时总会带有一种暗暗吃惊的表情。她的睫毛几乎贴到了下眼脸上，眼睛看上去像是眯成了一条缝。粗略估计，她已经超过五十岁了，但也许更年轻一些，因为疾病常常让人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她的身材已经不再挺拔，一对乳房无精打采地伏在前胸。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丝质衬衫，下身是一条看上去十分昂贵的淡绿色华达呢休闲裤，脚上拖着一双翠绿色的绒

①朱迪思·克兰茨（Judith Krantz，1928—），美国作家，以爱情小说见长。

②珍·哈洛（Jean Harlow，1911—1937），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好莱坞著名女演员。

质拖鞋。

“格什太太？”

她显然是吃了一惊，眼睛猛地睁开，向我投射出一道蓝光。起初的几十秒钟，她显得茫然不知所措，过了一小会儿，她终于回到现实中来。

“你是金西吧，”她喃喃低语，“我是艾琳·格什。”说着她伸出左手握住了我的手，指尖坚硬而又冰凉。

“抱歉我把你吵醒了。”

“没关系，我是有点神经质。你去找把椅子坐下吧。我晚上总是睡不好，因此总会在白天见缝插针地补上一些觉。”

我四下张望了一下，看到天台的一角叠放着四把白色的草坪椅，我拿起一把放在格什太太的躺椅前，然后坐了下去。

“我希望杰梅因能想到给我们送茶水，不过别抱太大希望。”格什太太说。她向上挪了挪身子，使自己躺得更为舒适，然后把腿上的毛毯整理得齐整了一些。做完这些以后，她开始饶有兴致地打量起我来。过了一会儿，她的目光柔和下来，看来我已经得到了她的认可。她试探性地说了句：“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一些。”

“我已经很成熟了，”我马上回答，“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三十三岁了。”

“真的吗？祝你生日快乐。希望我没有打乱你的生日庆祝安排。”

“别在意，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日庆祝安排。”

“我今年四十七岁。”她浅笑了一下，“我知道自己看上去像个老巫婆，但是按加利福尼亚的标准……四十几岁还很年轻呢！”

“你是不是生病了？”

“这么说吧……我过得不开心。我和丈夫是三年前从棕榈滩搬到这

儿来的，这里是他父母的房子。他父亲死后，克莱德承担起抚养母亲的责任，他母亲两个月前刚去世。”

我只能含糊地说些安慰的话，希望能稍稍平复一下她的情绪。

“关键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搬过来，但是克莱德坚持要这样，丝毫没有考虑我的反对意见。他在圣特雷萨长大，铁了心要回来。”

“看来你并不愿意到这儿来。”

她扫了我一眼：“我的确不喜欢这里，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里。我们过去常来这儿看他的父母，大约一年来两次。我讨厌大海，觉得这里的城镇非常令人压抑，这幢房子更是让我感到阴暗。也许所有人都会沉迷于圣特雷萨的美景，但我就是讨厌这里悠然自得的气氛和满目的绿树。我在沙漠中出生成长，只有在荒漠地区才会感到轻松自在。虽然医生说我没病，但自从来这儿的第一天起，我的健康状况就在不断恶化。当然，克莱德回到这里简直如鱼得水，我猜他只是把我的病症当做暂时的水土不服。但我知道自己目前的状态是多么的可怕，每天早上我都会在退缩性焦虑^①中醒来，有时醒来时会感到胸膛上压着重物，几乎要将我击垮。”

“这是不是一种恐惧症？”

“医生也是这样说的。”她表示承认。

我含糊地附和着，心里猜想她是不是把我叫到这儿来解决与她的焦虑症相关的问题。格什太太仿佛看出了我的想法。

“你听说过斯莱伯^②吗？”她突兀地问道。

“平板？”

“啊！看来你对斯莱伯一无所知。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①退缩性焦虑（debilitating anxiety），抑郁症的一种状态。

②原文这里用的单词是 slab，有“平板”之义，此处格什太太所说的是一个地名。

斯莱伯是莫哈韦沙漠外的一块绿洲，在索尔顿湖的东岸。二战期间那里有个邓拉普海军基地，后来废弃不用了。现在那里只剩下些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兵营。每年冬天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北方迁移到斯莱伯，他们自称为‘雪鸟’，因为他们的迁移是为了避开北方的严寒。我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据我所知，我母亲现在还在那里。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没有饮用水，没有排污管道，缺乏一切城市的公用设施，不过在那儿几乎不需要用钱买东西。‘雪鸟’和吉卜赛人非常相似：有些人住敞篷货车，其他人则只能睡硬纸板了。到了春天，大多数人会回到北方去。我母亲是那里极少数的永久居民之一，不过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她的消息了。她没有电话，也没有确切的地址。我非常担心她，希望有人能去那儿看看她是否安然无恙。”

“你们通常多久会联系一次？”

“通常每月一次，她会搭便车到尼兰德镇上的一个小咖啡馆给我打电话，有时候她会从布劳利镇或威斯特摩兰镇打电话过来，这取决于她搭的便车的目的地是哪里。她会和我在电话里聊一会儿，然后在镇上买些生活必需品，再搭便车回去。”

“她有收入吗？或者社会保险号码？”

格什太太摇了摇头：“她靠我寄给她的支票生活，我想她从来没有过社保号。从我记事起，她就靠为别人做家务赚取微薄的现金来养活我们姐妹两个。现在她已经八十三岁了，当然不能再为别人干活了。”

“没有地址的话，你把信件寄到哪里呢？”

“她有个邮政信箱，至少我还能通过信箱和她联系上。”

“那些支票她怎么处理？会拿支票兑现吗？”

“我的账户资金没有任何变化，因此我想她并没有用过那些支票。我就是因为这个开始产生疑心的，她应该需要花钱去买食物和生活必

需品。”

“你最近一次和她联系是在什么时候？”

“是去年的圣诞节。我在节前寄了些钱给她，她打电话来感谢我，她说自己一切都好。但跟你说实话，她的声音听上去并不怎么好，她有酗酒的毛病。”

“你母亲有没有邻居？能不能联系一下他们？”

格什太太又摇起了头：“那里没人有电话。你想象不到那里的条件有多糟。人们必须自己把垃圾送到市镇上的垃圾场。那里只有一辆接送孩子们上学的校车，有时候城里人还会把一些用不着的东西捐给那里的人。”

“联系过当地警方吗？你有没有想过通过警察找你母亲？”

“我不想这样做。她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当触及隐私的时候，她会变得十分古怪。如果我联系了警察，她恐怕会迁怒于我。”

“你们失去联系已经有六个月了吧，这段时间可不算短啊！”

格什太太的面颊轻微地颤动了一下：“确实如此，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说实话，我有些害怕，怕万一处理不当会激起我母亲的怒气。她的脾气很糟糕，特别在别人同情她的时候，她会变得暴怒异常。这么说吧，我母亲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我分析了一下听到的情况，考虑着会有几种可能性。“你说她没有固定的地址，那我怎样才能找到她呢？”

她把手伸到躺椅下，拿出一个皮质的首饰袋，从里面掏出一个小信封和几张宝丽来快照：“这是她寄来的最后一封信，还有上次我到那里时拍下的一些照片。看，这张照片上是她住的拖车，很遗憾我没有她本人的照片。”

我看了看这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蓝色的老式活动房屋。“这

些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三年以前，大约在我 and 克莱德搬来之前。我可以给你画一张地图，告诉你拖车的具体位置。我能肯定，它一定还在那里。在斯莱伯，一旦有人占据了一块土地——哪怕只是一块十英尺见方的水泥地——他们就再也不会挪窝了。你永远也想象不到，那里的人把天然的泥土和几棵灌木看得有多珍贵。最后提一句，我母亲名叫艾格尼丝·格雷。”

“你一张她的照片都没有？”

“确实没有，不过那里的人都认识她，如果她还在那儿，你找到她应该不成问题。”

“如果找到她，接下来我该怎样做？”

“首先你得让我知道目前她是怎么个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再看看怎样做对她最有利。我必须先告诉你，我选择你只是因为你是个女人。我母亲不喜欢男人。她不习惯面对陌生人，如果是陌生男人的话，那就更糟了。好了，你愿意接下这活儿吗？”

“如果你很急的话，明天我就可以去那儿。”

“太好了。我就希望你能这么说。另外，我还希望能在工作时间以外联系到你，”她说，“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联系你的时候，我不希望和一个冷冰冰的电话答录机说话。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你的地址也一起给我。”

我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写在一张名片背面。“我平时不大会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别人，因此请把它保管好。”说着我把名片递给了格什太太。

“谢谢，我会妥善保管的。”

接下来我们讨论了委托合同的细节，然后一同在我带去的标准合同文本上签了字。她预付了五百美元，然后又画了一张标有她母亲拖

车位置的草图给我。自去年六月以来，我就没有接过寻人的案子了，我非常希望能马上投入工作，这样就又能回到惯常的工作节奏中了，我觉得，这是我为自己准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中午十二点十五分，我离开了格什家，直接把车开到了最近的一家麦当劳。在餐厅里，我买了一份带奶酪的四分之一磅大汉堡^①犒劳自己。

^①四分之一磅大汉堡（Quarter Pounder），麦当劳的一款大份汉堡。